

峰迴路轉 身心路

徐鴻傑

大林慈院
身心醫學科
主治醫師

文、攝影 / 謝明芳
圖片提供 / 徐鴻傑



原本很憂愁或哭喪著臉的病人，走出診間竟然笑了，在門診區服務的醫療志工們見著，好奇地問：「徐醫師，怎麼病人一走出來就不一樣？您是不是有什麼妙方？」徐鴻傑微微笑，他知道自己只不過多了些傾聽和陪伴。

骨子裡既有的人文情懷，驅使徐鴻傑步上醫學之路，然而，真正篤定他成為一名身心醫學科醫師，卻是從小到大、生命中收到的許多「禮物」。

急著來人間報到 睡甕裡保命長大

談起成長歷程，徐鴻傑感恩自己是早產兒，教他懂得什麼是感恩、助人、善良及健康，而在臺南鄉下的日子，成就了他的勤儉、努力及親切。

一九六七年，臺南下營鄉村裡一戶人家，喜迎家族中的長孫，但這個男嬰只有巴掌大、頭部呈半透明，他是七個月大的早產兒徐鴻傑。在那個年代，早產並不被看好，「這個孩子應該養不活了，況且養活不知要花多少錢，家裡根本無法支付……」，徐鴻傑的爺爺哀聲嘆氣，奶奶則抱著一絲希望，「還是養養看看吧！」

正當大人們一籌莫展、準備放棄時，醫院的院長走上前來，看了看孩子，「是男的耶！你們不要喔？」已有三千金的院長，很想有個兒子，便把徐鴻傑當成自己的孩子般對大家說：「如果你們想把孩子留下來，錢的事不用煩惱。」

護理人員們準備了保溫箱等設備，並



徐鴻傑國中時期，兄弟倆參加父親學校的自強活動。

悉心照料他直到出院。返家後，大人們把他放進大甕，寒冷的冬夜裡，以燒柴隔水加熱的方式繼續幫他保溫，如此睡在甕中足足有半年多。徐鴻傑從小體弱多病，父母常常帶他往醫院跑，加上弟弟的出生，父母忙得團團轉。

逐漸長大後，徐鴻傑才明白，原來院長沒向他們收取任何醫療費用，「護理阿姨們對我也很好，每當我走路上、下學經過那家醫院，護理阿姨們就會喊『小傑』，還會摸摸我的頭、抱抱我。」上了中學，進入青春期的徐鴻傑變得不太敢路過醫院，因為護理阿姨們的熱情擁抱讓他感到害臊。

田園童趣難忘 聽阿公阿嬤的話

後來移居臺中，小學三年級，他便會自己搭車回臺南探望爺爺、奶奶。如同

在鄉下生活的孩子，他搭過臺糖的小火車、偷抽拿火車上的甘蔗、釣青蛙、抓泥鰍、挖地瓜、偷拔蔥……是他念念不忘的童年趣事。

身為佃農，爺爺的收成並不多，要餵飽八個孩兒著實辛苦。「囡啊！咱一代愛比一代好……(臺語)」騎向農田的田間小路上，爺爺喃喃自語，卻是對後座的徐鴻傑的冀盼。



上圖：在成大就學時的文藝青年—徐鴻傑。
下圖：兄弟倆踏上醫途，成為父親的驕傲。

舊式的腳踏車後座，是方方寬寬的鐵架，爺爺載著他，開啟祖孫兩人的對話，聽不清楚爺爺說什麼，徐鴻傑直說要坐前頭的橫桿，看他坐得穩當，爺爺也就放心了。握著把手，好像自己在騎車，向前眺望的徐鴻傑好開心，「我聽懂阿公的話，他鼓勵我要好好讀書，阿嬤也曾跟我說『一枝草，一點露』。」

時光荏苒，那些話語依然深深影響著徐鴻傑。

叛逆的青春 「徐老師」生命線

徐鴻傑的爸爸，排行家中老大，其下有一個妹妹、六個弟弟。為了節省家庭開銷，爸爸放棄學醫的夢想，選擇可領取美援獎學金的中興大學農業推廣學系就讀，畢業後當上國中教師。

或許是叛逆也是壓力，當年準備上國中的徐鴻傑，不願就讀爸爸安排任教的私立學校。報到時，聽著老師說明開學前的課輔費，他心裡嘀咕，「光輔導費就那麼多，學費應該更多。」因此，沒繳出爸爸給的學費。

當晚，爸爸問起：「今天在學校學得如何？」

「還可以。」

「怎麼沒有發課本？」爸爸接著問，他才坦承。

話一說完，爸爸沒罵他，對於兒子覺得學費太貴而不讀的想法，反而感到驚訝，繼續詢問想讀哪裡，徐鴻傑說出了一間以升學為主力的公立明星學校，爸爸又問：「你真的想讀嗎？承受得起嗎？」



左圖：遇上了生命中的伴侶徐鴻傑（左）後，太太（右）的人生觀大為改變。
右圖：多年前，徐鴻傑夫婦也帶孩子們投入大愛農場的種菜樂。



「是，我決定了。」徐鴻傑語氣堅定。進入市中心所謂的明星學校，同學來自中部各縣市，背景多元，但仍以都會區為主，這加速了徐鴻傑「社會化」的過程。暑期輔導臨時編班裡，有一位「老大」同學，就坐在隔壁，對他照顧有加，總是保護他免受同學欺負。

「我這個人跟誰都好，所以，與老大成為很好的朋友。」徐鴻傑無形間也成了資優班的「壞學生」，壞學生們特別喜歡在書包上作怪，不是把背帶拉得很長就是縮得很短，他則是把背帶拉得長長的，「我後來發現，把背帶拉長，在打群架時，可把對方的棍子綁住，來保護自己。」他的第一次群架由老大帶著去，去向對方「插旗」宣示地盤。

每回教官見到他，就是「頭痛學生」又來了，但曉得他是個很有想法的人，也只能把他叫去唸一唸，「為什麼書包背帶拉那麼長啊？」離開教官的視線，他又恢復原狀，「我告訴教官拉長背帶的理由，教官也拿我沒轍。」

與同齡的同學比起，徐鴻傑較早熟。

印象中，有一次的智能測驗，是一位年輕女老師與他一問一答，其中一題問到「情人眼裡出西施」是什麼意思，他竟然回答：「就像我現在看著老師您的樣子」，讓女老師害羞地臉紅。

當班長時，徐鴻傑見不慣一位英文老師上課，只針對自己家教班的學生們特別教授，便不理會老師，他的成績一落千丈。有一回，他更大膽地在班級面前，糾正老師作為，老師氣得將他趕出教室外頭罰站，並向輔導主任報告他的行為，主任表示徐鴻傑應當向老師道歉，爸爸得知此事，也要他向老師道歉。

「明明是老師不對，怎麼爸爸不是站在我這邊？」徐鴻傑氣頭上，當天放學不搭公車改成步行返家，帶著反抗、離家的心情，回家的路好遙遠，選擇走路卻也是他想好好沉澱。

父母不知他的去向，著急地報警，那麼晚了孩子怎麼還沒回來？快到家已是凌晨十二點多，寒冷的夜晚，遠遠看見媽媽守在門外，徐鴻傑知道錯了，母子倆相擁而泣。爸爸並未責備他，他感受

到爸爸是支持他的，「爸爸要讓我知道，不管老師的行為對與否，老師畢竟是長輩，不該對老師無禮。」隔天到校，徐鴻傑乖乖地向老師賠不是。

在他中學的叛逆階段，爸爸剛好投入了「義務張老師生命專線」的志工，徐鴻傑不時拿爸爸的《張老師月刊》來閱讀，從字裡行間受到啟蒙，於心中種下助人的種子；此外，他也好奇地偷看爸爸輔導個案寄來的信函，看完後內心產生些想法，並思考著若是爸爸，會怎麼處置。

「爸爸知道我會偷看書信後，也拿我沒辦法，我們兩個人就很常討論、交換意見，爸爸覺得我這個孩子怎麼那麼成熟。」家中有一位生命線的徐老師，是奠基徐鴻傑日後選擇身心醫學科的關鍵之一。

阿爸的願望

高中畢業，爸爸很期待徐鴻傑讀醫學系，但是他興趣在理工科。

「我從小到大幾乎順著您的意，很少讓您操心，上大學應該是給我自由、空間了，我有我的想法。」徐鴻傑有話直說，惹得爸爸氣憤，父子倆見面無語，猶如斷絕關係般愈來愈疏離，「爸爸刻意不理我，這樣的感覺讓我好痛苦。」

後來，他選擇成功大學電機系；大一，接了家教，他過著下課後就去打工的生活，認真過他想要和喜歡的大學生活。得知兒子在成大的狀況，有一天爸爸忽然來信。「那是我收過的第一封家書，父親親手寫的，看到信的開頭『鴻傑吾兒……』這四個字，我的眼淚忍不住流

生長歷程太多的「驚喜」、「禮物」和良師、恩人，讓徐鴻傑對當一位醫者，多了份人本關懷、照護弱勢、永保病患權益的期許與堅持。攝影／謝明芳





2013年7月，女兒從大林大愛幼兒園畢業，徐鴻傑出席了女兒的畢業典禮，並分享看見女兒的成長。
攝影／謝明芳

下來，爸爸心中依然有我這個兒子。」

爸爸信中寫道，為什麼要他讀醫的原因，是希望兒子能為他圓滿未能實現的心願，「不過，如果你未來能出國深造，成為一名教授也不錯！」看到爸爸的信，徐鴻傑懊悔當初的不懂事。

阿母的「心」苦病痛

在成大的生活，徐鴻傑過得多采多姿，處在戒嚴時期，他加入地下社團，滿腦子的社會主義。

他喜愛衛星通訊、訊號處理等研究，一位留美返臺的老師建議，「你想做研究，不如，直接至美國繼續念吧！」藉由老師推薦，順利申請美國大學博士班。規劃出國前，媽媽突然來電告知自己得了乳癌，準備安排手術；接到這個消息，對徐鴻傑是莫大的打擊，他很內疚當初未學醫。

掛上電話，他仰頭吶喊：「天公伯，乎我考上醫科，我甘願當醫生，但也希

望媽媽能等我。(臺語)」接下來，看著、陪著媽媽做治療，徐鴻傑也幸運地考上臺北醫學院醫學系；當時已就讀北醫的弟弟，因老師正研究一種乳癌新藥的成效，家人討論後，決定讓媽媽嘗試接受人體試驗，藥物反應非常好，不料，後來卻復發了。

復發使媽媽絕望透頂，甚至想拿剪刀自戕，徐鴻傑靠蠻力阻止她。多次，媽媽想傷害自己，他只好把家裡有殺傷力的物品全收走，並拿了椅子守在媽媽的房門口，「自從復發後，媽媽失去活下去的動力，那個平時溫文柔順、教我們道理的她不見了，變成一個陌生的人，她是那樣的喪心病狂，我的心正如她的心無助、徬徨。」

某天，媽媽病況危急，爸爸趕緊將她送醫。從她的病房望向窗外，正好看見建造中的臺北木柵捷運，媽媽興奮地問：「那是什麼？」

「那是捷運，等您好了，它蓋好了，

徐鴻傑珍惜和家人相聚的時光，曾與太太帶著孩子們至臺灣臺東、以色列、吳哥窟等地散心及增廣見聞。



我再帶您去坐嘿！」徐鴻傑應道。

媽媽穿了一件外套，外套上一顆鈕扣突然掉了，「鴻傑，你幫我縫上去。」

「好，我會的，有空、晚點我再縫。」原本想找時間再來縫，沒想到，那晚媽媽離大家而去，徐鴻傑好後悔沒能及時讓媽媽穿上。

來不及縫上的鈕扣，至今徐鴻傑仍留著它。

因信仰生出力量 見證平凡毅力的奇蹟

一路的成長歷程，加上經歷媽媽的痛楚，篤定徐鴻傑步上身心醫學科之路。

二〇〇九年三月進到大林慈濟醫院身

心醫學科服務。

會來到大林慈院，也是特別的因緣。當年的身心醫學科主任李家順醫師邀他來院服務，他並未立刻答應，「太太覺得這裡很偏僻，後來主任一再邀請，一位前輩如此殷切，覺得很不好意思，加上，太太得知這附近也有他們的基督教會，弟兄姊妹都很不錯，所以，我們決定來此。」

提及太太，徐鴻傑說她從小到大過得順遂，相對地，許多事都認為理所當然，「直到遇見了我，她的想法改觀。另外，突然而至的一場大病打擊後，她在信仰中找到了力量，而且從中體會許多人生真諦，我也因看見她的轉變而信了基督，

【徐鴻傑的札記 ~ Part 1】

我會知道小時候的一些事情，都是從媽媽、大人口中得知。從小，我就很喜歡注意人，喜愛聽大人說話，大人們在說話，我就拿個小板凳坐在一旁靜靜地聽，對人有興趣，可能也是後來我學醫時選擇身心醫學科的原因之一吧！

在那叛逆的時期，我慶幸並感謝陪我走過的良師益友，更要感恩我那擔任「義務張老師」的父親，是他間接開啟了我助人工作及心靈成長的那扇窗。大學就讀成大和北醫，與其說是拿了電機和醫學兩學士，我更知道這是我人生寶貴的資源。

在大學的日子裡，我欣賞、享受了無數深深撼動我心的電影和表演；觀賞來自各地，多樣文化的書畫文物展、攝影展；也拜訪品嚐了處處街頭巷弄裡的小吃美食；透過自助旅行協會、網路的幫忙，湊著幾位同窗好友，我開始享受旅行，開始認識自己的家鄉—臺灣；臺語文研究及臺語演講比賽的趣味、緊張及困窘，仍歷歷在目；在飛躍醫學營裡，熬夜數日不覺累，為的是製作剪輯出一部自己滿意的「蟲蟲大作戰—寄生蟲學簡介」……林林種種叫人難忘。

母親罹患末期乳癌，伴著母親接受手術、化療至病危、去世，期間母親更因絕望而數度輕生，當時，我除了無助、孤單，更有莫大的恐懼—面對頓時不解、陌生的母親，那種無力知曉、親近的恐懼。這是我第一次如此靠近死亡，雖說十幾年前出生時也曾有過，但當時我還不懂得害怕。

這經歷讓我包容、了解病人，也更能同理家屬的無助和晦暗，於是，我做了習醫的決定，而且也讓我對當一位醫者，多了份人本關懷、照護弱勢、永保病患權益的期許與堅持；同時，也開啟了我對於生與死無法迴避的關注。而身心醫學科那抱持著全人的「生理—心理—社會」的完整面向，更是我深深認同的。很慶幸自己於北醫獲得了身心醫學科的啟蒙，而北市療的見、實習，更落實了心中選擇身心醫學科的決定。

在北市療及嘉南療養院專科醫師養成的洗鍊，坦白說，那幾年是我最得意的時光。我沉浸在個案、家屬、醫療團隊的互動中，在專業上我快速累積吸取經驗；在自我部分，我常常深刻地體驗內在、覺察自我，更深地認識自己。

這幾年，我很喜歡這體悟—在精神病患病程的這條路，我很難甚至無法改變或決定它的終點，但我可以做得很好的「陪伴」，這讓他們及家屬們的歷程有了不一樣，至少不孤單、平穩些。我開始懂得也喜歡 care(關心)個案，而不再只聚焦 cure patients(治療病人)當中。

於二〇〇九年三月來到大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服務。慈濟這大家庭，豐富的人文素質及人道關懷，深層的靈性涵養，再加上大林鎮這質樸卻又有力道的環境、單純善良的鄉親，我相信這是我想要的，更是我的執著。

並且親身感受主的力量。」

隨太太信奉基督教的徐鴻傑，常被朋友們或教會的人問，「你在佛教醫院服務，會不會有衝突？」他的答案總是肯定，「不影響啊！因為上人是愛，慈濟不分宗教、種族、國籍，我所做的事，不因我是基督教徒而有違背教義。」

除了用心於醫療崗位，當人文室葉壁禎主任邀約，舉凡時間許可，徐鴻傑會利用工作之餘，走入社區進行愛灑、衛教講座等，與人分享生命，一場又一場，他樂此不疲。

是毅力創造奇蹟，是信仰產生勇氣。徐鴻傑說自己也有脆弱的時候，「此時向主禱告，能增加我的力量，而為何會繼續待在佛教醫院服務，是因上人的法和看見師兄師姊們真誠布施、認真在做，我常笑他們是『拋家棄子』。」

尤其，遇見發生在身旁的好人好事，讓他更讚歎慈濟志工的偉大。曾有一位他與社區居家護理師訪視多年的病人，這病人幾乎不太與人互動，頭髮、鬍子不整理，全身總是髒汗，家裡更疏於整理，惡臭髒亂破舊，於是提報出來。

「師兄師姊知道後，去了解、關懷，這病患成為我們的照顧戶。」師兄師姊耐心跟他溝通，好不容易答應可以清掃，大家很快動員來打掃，還幫病人整理儀容。

「之後我再次居家訪視時，我看見病人會笑，更主動與我們問候及道謝，雖是短短一、兩句，卻讓我甚為驚訝，久久感動不已，這就是慈濟！居家訪視那



徐鴻傑醫師常自我提醒，要認真仔細對待每一位病人。攝影／謝明芳

麼多年，原來他還是有反應的。」更有一次，徐鴻傑在路上與志工們擦肩而過，志工們說他們正好順路去那位病患家中送餐，「我無語，只有滿滿佩服。」徐鴻傑說。

總是要捍衛你的病人

在徐鴻傑的學醫階段，有老師這麼叮嚀，「在你行醫過程中，別忘了總是要捍衛你的病人！」這句話，深深影響著他。

「病人是處在較弱勢的一方，我常提醒自己要認真仔細對待每一位病人。」他的病人裡，有因罹癌而顯得憂鬱、焦慮，他很能體會他們的感受，「病人往往在意的不只是還有多久時間、有多少百分比的治癒、如何地配合治療就會好……他們更在意的是疾病帶來的身痛

【徐鴻傑的札記 ~ Part 2】

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上人行腳來到大林慈濟醫院

上人慈示：「……病人是你們（醫療同仁）的，眾生是我的……」

病人亦是眾生，上人您交付給弟子，卻隻身擔起眾生的所有毀譽、苦痛，功勞、感激讚譽獨留給弟子，替弟子承擔了一切。

弟子聽到了，弟子心已定，弟子就是做。

上人的藍圖：「我愛人人，希望人人愛我。」

上人的慈悲，上人的博愛。

從「希望」的話語裡，弟子更領會了上人與眾不同的謙卑與尊重。

今年的歲末祝福，我還是淚流滿面，依舊是心中滿滿感恩與祝福。

感恩中，我感受了身為慈濟一分子的價值與肯定，我有了歸屬感；祝福裡，我為自己找到了下一年繼續在慈濟裡的源頭，我有了方向。

但今年，多了沉重與更擔心上人的步伐、身形，上人的語重、心長，及長長的身影……一年比一年深。

和心痛，他們需要的是陪伴、能懂他們痛的人。」

由於陪伴過媽媽，面對這類病人，徐鴻傑更能體會。

「雖然說沒有辦法完全解決病人的病痛，卻因為有我的傾聽與陪伴，病人和家屬的心得以穩定、心態得以轉變，這讓他們及家屬們的歷程有了不一樣，至少不孤單、平穩些。這就是我可以做得好的。」曾如，醫療志工們說他應該是一位很好的大醫王，因為他們看到病人原本很憂愁或哭喪的臉，走出診間竟然笑開了，他們開玩笑地說：「您是不是有什麼妙方？怎麼病人一出來就不一樣？」

面臨那麼多無常，徐鴻傑學會把握當

下，且格外珍惜與家人相聚的時光。過去遇上夜診，孩子會不開心地說：「爸爸又要晚回家了。」為了解病人的病痛，他會細細聆聽病人述說，相對的門診時間也較長些，護理、藥師及其他行政人員也因他而晚下班。

自己不願錯過陪伴孩子成長和家人相聚的時光，相信其他同仁也是如此，他後來做了些時間安排及調整，同仁們可不再那麼辛苦，孩子們也能有他的陪伴。

「這一路走來，彎彎曲曲，峰迴路轉，如果不是懷著感恩的心，就沒有現在的我。」太多的「驚喜」、「禮物」和良師、恩人，教會徐鴻傑什麼是感恩、助人、善良及健康，也造就一位懂得醫心的仁醫。🕊